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海上塵天影
第三十五回 月澄秋抱巧露禪機 風縹春池愍含妒意

上章所言碧霄無意中遇見冶秋，離別三四年，延津複合，心中自是得意。冶秋也把來意告訴碧霄，說現下軍情緊急，欲到馬姑娘那裡去取氣球，這只兵船名驚雷，是來載運軍火的。統帶官江受謙名載德，江西人，我就乘他的船回來。這氣球就用他的船載去，大約有十餘天耽擱。我雖不受他們節制，恰也告了一個月的假，俟第二次軍裝船來再去。冶秋因同碧霄見了統帶，原來這位江統帶，就是第三章所說請陽子虛吃夜飯同汪姓說人情的。這時保舉了守備，統帶此船。見了碧霄，知是冶秋之至好，就恭維起來，稱為太太，碧霄反不好意思。冶秋便同碧霄回房，問闊別以後的行蹤。碧霄仔細告訴了一遍，冶秋道：「我上回得了家信，方知畹根墮入風塵，深為惋惜。幸近日尚能得意，也不枉了。但是你的閱歷已多，也應該閉門謝客了。」碧霄笑道：「我專俟你來，還有前生未了的緣，須了卻之後，我便要干我的正經事務。你可知道我近日的劍術，已練成功，無奈塵緣未脫，機妙雖參。所以這回來，不知匪人之災，幾遭不測，竟把倚虹活活的斷送了。」說著淚下沾襟，冶秋道：「定數難回，這些都是鏡花水月，休得放在心上，況且生死尚無確信，就是真死，或者他也有些來歷，這時候到了天上，比你還樂呢。況且你說劍術已成，可算是劍仙了。仙人宜任定數，豈能憂切？但僕這回前來，一為省親，二為見你，據你這麼說，我倒不敢同你親近了。」碧霄笑了一笑，道：「這也是有一定的，昇天墮劫，也不在這個上頭。湘君姊姊禪悅已深，什麼事都能先覺。還有蕭雲在那裡走動過夜，不過等時候罷了。」冶秋笑道：「難道你們都是仙人化身麼？」碧霄笑道：「也差不多兒。」當夜兩人談心，直談到上海。

天已大明，本來兵船不能容藏婦人，這回算是從海中救起來的難人，故有所籍口。二人到了埠頭，碧霄先回園中，把上項事告訴了，眾人大家深抱不安，韻蘭尤為不忍，湘君歎氣道：「定數難回，人力真不能勉強。我當時曾經叮囑過來，恰不敢說破，豈知仍蹈凶危。但倚虹妹妹，身雖被污，這回子恐怕已脫離苦海了。」眾人要問緣故，湘君笑道：「我也不過妄言，你們信得太過，便是呆了。」碧霄回到本宅，知陽子虛業已接印，因前任家眷尚住衙門，未能遽行遷出，故程夫人等仍住園中。那冶秋同受謙見了子虛，稟明情節。受謙自去辦理公事，冶秋便從公館後門回家，見了母親家眷，天倫久闊，娓娓長談。顧夫人喜其為國馳驅，深加勉勵。當夜子虛同他接風，請了知三、伯琴、介侯、聃士、仲蔚、蕭雲一班小友，命芝仙陪著，歡聚一堂。其時士貞又到日本去了，順唐陪著蘭生到郡中考試，眾人談起秋鶴來。冶秋道：「他是情深的人，宜有此病。但要與翠梧會見，殊非容易。過兩三天，我要到他家裡去望他一望。但他家中極寒，未知能否敷衍。我此番擬送他千金，存典生息，以資事蓄。」伯琴道：「子虛伯已同士貞伯籌措千金，韻蘭也送他千金，共有二千金，早已匯去。你若送他一千，共有三千金，每月取息，盡可敷衍。從今秋鶴的後顧到輕了，但要望他的病早好。」冶秋道：「且再看他的福命罷。」當夜席散，冶秋回家，又與母親長談，方回房中。新婚不如遠別，其情可知。

次早先到碧霄處，同到馬姑娘那裡。原來這氣球早已用過一回，殊為得法。冶秋大喜，謝了馬利根千金，便把這球拆卸，送到兵船上，命受謙帶去不題。到了傍晚，方到韻蘭那裡。韻蘭早已差人請了數次，這回相見，彼此傷感一回。談到秋鶴，冶秋說起要去望他，韻蘭正中下懷，深贊冶秋之義氣，當夜就便治筵接風，也算送行。將園中的姊妹均請來一敘，惟柔仙不來，傳事的人說：「假母不肯放他，說謝謝罷，我也只得來了。」韻蘭因問凌霄道：「你住在隔院，可知他母女究竟如何？」凌霄歎氣道：「不要說起，我這位妹子，恐怕今世不能出頭了。前日姓仲的肯去張羅一千元，要替他贖身。他的娘故意勒索三千，你想仲蓮民是極寒的，一千尚且羅掘，三千那裡能夠？也只得罷說。柔仙又是氣性高傲，多病多愁的。哭了一夜，給他老鴿打了一頓，柔丫頭就要自尋短見，我費了多少唇舌，把他勸回了。又勸他娘，譬解一番。可知天下不是親生女兒，究竟隔膜的。他前回到了詩社，沒得局錢，又給他娘罵了一頓，這回子大約也為這個緣故。」燕卿道：「園裡頭姊妹，除了柔丫頭，其餘均是舒服的。幼丫頭雖有討娘，看他待丫頭還好。」幼青面上紅了一紅，歎氣道：「一家不知一家，和尚不知道家。你們說他好，這是外貌，他的心比火練蛇還毒。我現在因有幾個好客人，他的欲壑飽了，也不甚與我為難。我若要學碧霄姊姊、湘姊姊、秀姊姊的樣，他就不能待我這樣。韻姊姊的局面，是萬萬學不到了。」說著錦香齋已擺上筵席，大家入席飲酒，到更深方散。是日是四月初二，冶秋被碧霄請去，合了元精，恩愛綢繆，迴殊恒泛。看官記好，自此一夕之後，兩人本來永不再合了，豈知後來又生枝節，姑且不題。到了初五，冶秋動身去望秋鶴，韻蘭一再叮囑不表。

如今且說柔仙的一位客人仲蓮民，他名士達，早失父母，廣東香山縣人，年二十八歲，是一個副榜，家有數萬金，性情慷慨。最喜憐香惜玉，涉足青樓，慣替校書贖身，免受管束。是以二十歲外，已把這些家私揮霍罄盡。幸虧學得一種絕技，能將土沙范模做女人像，栩栩如生，惟妙惟肖，是以名動一時。惟性情孤傲，惟在脂粉隊中，則馴如伏象。其餘交際，均不合時宜。向來遊歷燕齊，南方罕到。與陽子虛也是姑表至親。蓮民說子虛迎合官場，必非端士，往往寓書詆罵。子虛也無可如何。與聃士也有親誼，蓮民總不肯相親。他平生惟佩服一個韓秋鶴，說他還算完人，不到仕途上去。蓮民與柔仙相識，一年有餘。用了千金，後來實在窮得不可酬應了，只得仍到北方，要探聽秋鶴行蹤，與他一會。於是在燕京羈跡多時，忽得家信，說夫人病重，等趕回粵東，夫人已死，蓮民一慟幾絕。身後並無所出，遂嗣了一個姪子，將祖屋一所，售去，得了二千餘金。以一千付給嗣子，數百金替夫人治喪，安葬。尚剩七八百金，攜了出門，到上海來消遣愁悶。打聽得柔仙已住在綺香園，蓮民就去尋訪，相見歡然，也並不去看聃士。後來曉得素秋住在園中，他去見了一回，第二回絕跡不去。此芝仙挈眷到申，他也不過往看一次，說這是害民強盜的眷屬，不可作緣，宜潛避為是。不常到柔仙處玩玩，見柔仙被假母管束，又厭自己的親戚都在園中，便要叫柔仙搬出來。柔仙說須自己贖了身，方能自主。蓮民問身價若干？柔仙說他三百金將我買來，此時最多加他一倍，諒可成功。蓮民便要罄囊替贖，豈知假母馬氏見柔仙進園之後，生意尚好，故意勒索三千。蓮民無可如何，與柔仙相對飲泣。蓮民道：「你這個人，必有人來贖你，不必多慮，再候機緣罷。」一日在柔仙處看見桃花社聯句的詩，方知秋鶴也在上海。今因金翠梧一事，得病回去，深悔交臂相失。遂命柔仙引見韻蘭，問明了居址，他次日便往見秋鶴去了。看官，韓秋鶴的家裡，芝仙、聃士大家知道的，乃仲蓮民並不向芝仙打聽，反問訊於韻蘭，你想這個人的脾氣，古怪不古怪。後來子虛反去邀他要助他旅費，他說此是盜泉，決意不受。又要罵他一事，他也避之若浼。此是後話，表過不題。

恰說韻蘭聞柔仙被假母欺制，心中常常掛掛，要想約了碧霄去看看。因先到彩虹樓，柔兒接了出來，笑道：「蘇姑娘要看我們姑娘麼？他同兩位謝姑娘到靜安寺看俗佛去了，請裡邊來坐。」韻蘭道：「這麼不巧，我也不要坐了。」遂出來，知道素秋新蕩了兒子，要去看，就打從韻香館花障背後梅雪塢東南走過去。只見花障上紅紫爭妍，薔薇茶蔗開遍，落花滿徑。有幾許蝴蝶在那裡尋芳，上下翩翩與那落下來花瓣一同飛舞。那蝴蝶大小不一，顏色有黑的，有青的，有黃的，有白的，有紅的，種種不同。韻蘭不覺看住了，因想道：「莊周夢蝶，不知莊之是蝶，蝶之是莊，他的曠達聰明，也算到了極地了。人生世上，本是蜉蝣。吾今年已二十三歲，回首遭逢，渾然一夢。現今已將花落之際，不知將來身世結局如何。我看秋鶴這個人十分可托，他的意思也要我同賦白頭。不過我是羅敷有夫，他是使君有婦，叫我做一房側室，他嘴裡不好說出來。我心中想要許他，又防賈姓回來，別生枝節。若果姓賈的死了，我還可以自主。如今弄到不上不下，倒不如這個蝴蝶食宿花間，悠然自得。正在呆想，忽聽琴聲悠悠，穿花度柳而來，原來是綠芭蕉館幼青在那裡彈琴。韻蘭細聽，但覺幽怨纏綿，一時不知道彈的什麼？嗣聽得又有一個人同他說道：「你這個思婦吟與我只差半個聲音。」幼青道：「這是我學的時候少勾了一勾，現今慣了，一向如此。」那人道：「這一曲在月夜彈起來更好。」幼青道：「你就這回子也彈一曲，我來比較如何？」那人道：「你不要笑呢！」韻蘭想道：原來是思婦吟，這曲文我也是知道的，但這個女子聲音雖熟，恰不是園裡頭姊妹的聲口，究竟是何人呢？一面想，一面聽他彈道：

夜沉沉兮天寒，秋寂寂兮欄杆，衾如水兮寡歡。我思君子兮形影單，形影單兮望長安。

幼青道：「我結句是憶長安，你恰是望字。」那人道：「我初學時候也是憶字，因嫌他角聲轉折太緊，所以改了望字。」因又彈道：花落兮銷魂，倦秀兮傷春。迢迢關塞兮杳杳，征人鎖眉黛兮愁顰。瘦腰圍兮恨新，鸞鴿分飛兮寡--

彈到寡字，忽聽戛然一聲，弦已斷了，好似那人推琴而起，說道：「不祥不祥。」韻蘭細辨他聲音，恰是桃花社見過的雪貞。只聽幼青道：「你本來過於高亢，要和平些才好。」韻蘭點頭道：「他這琴兆，殊覺不佳。小小年紀，不應如此。」一面想，一面記著，柔仙也就走了，又想雪貞必從素秋那裡來的，我且到素秋處再說。於是逕進天香深處，素秋是西宅，於是逕到虛白齋來。侍兒揭起簾子，笑道：「奶奶在裡邊，進去罷。」韻蘭走進去，只見素秋正在那裡作畫，見是韻蘭，便立起承迎，連忙讓座倒茶，笑道：「姑娘，三日不見了！昨日我同雪貞姑娘到你幽貞館來請安，說姑娘在秀姑娘那裡著棋。他脾氣最喜幽靜，懶於酬應的，所以也不敢來相混。坐了一回，便回來了。」韻蘭笑道：「正是要請一個失迎的罪。」又道：「我們是何等人？奶奶說起請安來。」素秋笑道：「你這個人不配人請安，誰配請安？」韻蘭笑道：「恐沒福。」又安慰了幾句殤子之痛。一面說，一面看他畫的就是冶秋的小照，素秋連忙要收起。韻蘭笑著掩住了，說道：「這有什麼呢？我不告訴人就是了。」素秋笑道：「真個不要說給人知道。」韻蘭笑道：「這個盡管放心！」一面看他畫的投筆從戎圖，冶秋騎在馬上，手持寶劍，作馳驅之狀，前面亂山中隱隱塵煙起伏。素秋題了一絕句，尚未落款蓋印。韻蘭看他題的是：

劍氣冲霄射斗寒，書生出塞塞儒冠。閨人替寫從征樂，馬革屍香血未干。

韻蘭看他詩句不吉，又不好說他的，只得謬贊一回，因說要一同去看看柔仙，素秋笑道：「可惜不巧，陽太太那裡今早就來找我去，不知有什麼事？已經來催了一回了，我因要趕完這個畫，他還要帶出去呢！」說著，只見隄士進來，彼此見了，素秋道：「大哥來了，正好，韻蘭姑娘要同我去看柔仙，我要到東間壁去，你陪他去罷。」隄士道：「我本來知道柔仙受了老子娘的氣，替他不平，我們就同去罷。」因問素秋：「冶秋去了幾日了？」到底幾時回來？」素秋道：「也不能定，他也沒有說過。」說著，把照上的款寫了，蓋著圖章，給隄士看了，隄士道：「為什麼題這等詩？」素秋笑道：「他說我情願馬革裹屍，我想了這句，不及檢點，一時就用了。」隄士道：「重畫一張，把詩換了才是。」韻蘭道：「不差，奶奶就再畫一幅罷。」素秋笑道：「既這麼著，我來燒了罷。再畫一個出來，但恐不能再畫得這麼好呢！」隄士笑道：「好不好，總須再換。」素秋道：「你們去罷，我也要過去了。」說著，果然把這畫焚去。

隄士便同韻蘭到柯華院來，只見院落■■，綠陰冉冉。兩個老媽子在那裡磕睡，樹上掛的幾個鳥籠，有百哥，百靈，正在那裡對鳴呢。兩人走進去也不知道，到湘館門前，聽得裡面柔仙似有吟哦之聲，忽然歎了一口氣，韻蘭同隄士笑著揭簾進來，只見柔仙滿面愁容，在那裡寫什麼。看見二人，便離座迎出來，連忙讓座。隄士笑道：「你為什麼歎氣？寫的什麼？」韻蘭笑道：「我昨日就想來看你，沒得閒。聞得你又受了馬氏的氣，我一向同他說，你家的客人雖少，然都是好客人，一個月也可趁二三百元，也算極好了。若非妹妹感動客人，他們那裡肯白送我們？他只是不信，說妹妹不善應酬，沒得錢的同他好，有錢的不去奉承。我說這是柔丫頭的骨氣。他說門戶中人，講什麼骨氣？這要有錢，便是骨氣。給碧丫頭罵了一頓，他倒軟了。你今後也要聽他幾句話。」說著，俊官倒了茶來，聽見韻蘭勸解，便接口道：「姑娘，你說這個話，我家姑娘何嘗敢同他倔強？除了住宿的客人要選，其餘是都勉強相從的。饒這麼著，他還要指桑罵槐的得罪人，心又狠，又貪，見了錢，好似活寶。我們做丫頭的也看不上這老貨。」柔仙眼圈通紅，只要下淚，歎道：「我死了就完了。」韻蘭道：「前日不來，為什麼呢？」柔仙擦著眼，指俊官道：「你去問他？」這時隄士走到桌上去看他做的詩。原來是感懷的古詩，看了不覺傷心。聽俊官講論馬氏，便向他們搖手道：「你們低低的說，莫給他聽得了，回來又是柔仙受氣。」俊官道：「老貨新近姘了一個做西崽的野漢，好似瘋狗似的。租的小房子在德慶里，要到下午三點鐘才來呢！沒得事，晚上十點鐘便去了。來了好似閻王婆，說也奇，倒怕馮姑娘，大約怕他捉強盜的手段呢！」說得柔仙也笑了。韻蘭道：「前日倒底何事？你說說。」俊官道：「先幾日有一個從京中新捐了官的客人，借新新園做生日，找女戲班做戲，我們姑娘也去了。內中有一個姓麥的，一起點了四齣，要叫我們姑娘演。姑娘唱思凡下山兩齣，已經受不得了。還有一齣別妻，一齣離魂要做，姑娘只得勉強演了一齣別妻，再有一齣真不能做了。姓麥的就說姑娘裝架子，綺香園裡都沒好人的，後來連賞都沒得。老貨知道了，便埋怨姑娘不好。姑娘回了一聲，除非要你自己去做。他就惱了，打了姑娘幾下，姑娘就要尋死。幸虧凌姑娘來勸好了，老貨也不說什麼。」韻蘭搖頭道：「他有意不教人贖身，也是難的。」柔仙歎道：「什麼難不難，我把這條命送給他，再沒別的了。」韻蘭道：「也不是這等說，究竟好死不如惡活，你總要曠達些才是。有了機會，也可以跳出這火坑。我何嘗不是良家人，千辛萬苦的。到今朝尚未完我的心事。」俊官笑道：「我們姑娘，那裡及得蘇姑娘。蘇姑娘自己身體，有了這個園子，要怎樣便怎樣，便是連熟客不見也極從容的。」只聽隄士道：「韻蘭你來看這首詩。」韻蘭聽了，便走過去看著，念道：

儂本良家子，千金掌上珍。凶年遭慘劫，綺歲失慈親。誦讀依孤嫂，傷亡剩一身（雙親早故賴寡 撫養教之讀書。）盜竊來惡舅，賣玉恨奸鄰（餘十四歲為？聳賢■×諶稅(4)■杓坡？）。教曲鞭笞急，登場傀儡新。偷生工諂媚，忍恥學橫陳。鴛鴦貪難足，鸞鵲怨莫伸。有心憐粉黛，何日出風塵。花夢三千界，猶云十七春。鴻毛嗟命薄，犀抱悔情真。莫問前生孽，還留後世因。吟成雙淚下，寄與意中人。

隄士道：「你看這首詩，不好算冷姑娘的行狀麼！」韻蘭歎氣道：「碧玉心高，緣珠命薄。妙蓮入囹，飛絮埋怨。只得隨緣罷了。」柔仙道：「隨緣二字，乃達人所為，我等總參不透。到萬分難處，也想付之達觀，無如一轉念間，就有許多心事。我曾見閨評中的詩，有兩句說得頗覺入妙，是一個姑娘遇人不淑奇感的。說轉念也知求曠達，不由人意上心來。這兩句就是替我寫照。」隄士道：「人事相遭，我輩男子中尚且不能解說，何況卿輩。不過徒然憂悶，也是無益的。」說著，只見湘君同碧霄走來，大家連忙讓座，韻蘭笑道：「你三人看俗佛去的，回來了？」湘君笑著，同碧霄坐下，說道：「乏趣得很！不是俗佛，實是擠人。最可恨的是鄉下人，臭汗薰蒸，偏到我們那邊來混，我實在受不得了，才同碧丫頭回來。碧丫頭又去混打人。」隄士道：「打什麼人？」碧霄道：「先前有一個游手無賴，故意擠到我們身邊。我怕事避開，他又擠來，嘴裡還胡吶說兩塊錢一夜，又是假正經，似有動手光景。我就惱了，一掌打他一個嘴巴。」柔仙笑道：「也算晦氣！」湘君道：「他的黨羽多呢，一個嘴巴，血多打了出來。」韻蘭道：「阿嚇，他們怎肯罷休呢？」湘君道：「自然不肯忍耐，就有四五個人打起不平來，上前來拉他，他便把外邊衣服一脫，同他們交手起來。碧丫頭真是母夜叉，不知道那裡來的神力，一隻手拉一個，一隻腳踏著一個，兩條腿夾著一個，這些無賴慌了，後來一個人認得他，向眾人說道，快莫動手！他就是綺香園擒盜的馮姑娘，不是好惹的。眾人就不敢動手，求他把三人放了。這個時候看的人不知其數，巡差也來了，我們怕招禍，便坐車回來。看的人一路站在兩旁，好似站班似的。珊丫頭幾乎嚇死了，到了園，幸沒大禍，他說要來望柔丫頭，我就同他進來。你們女孩兒家動不動便打架，不是笑話麼？」隄士笑道：「雖然不懼他們，但怕吃眼前虧。」韻蘭笑道：「招了事非出來，不知怎麼了結？」碧霄道：「怕他什麼？」因問柔仙道：「這兩天老貨的性兒改不改？還同你吵麼？」俊官笑道：「自那一日馮姑娘來整頓之後，他好了許多。」柔仙道：「狗的性那肯不吃屎，不過恨在心頭，暗中算計罷了。」碧霄道：「他再同妹妹多口，妹妹就來告訴我，但只要有理，我不怕這老淫婦。」隄士道：「姑娘莫生氣，你來看柔仙這首詩。」碧霄遂同湘君擁到桌子上看了，湘君道：「莫問前生孽，這一句，似是而非，我輩恰是前生的因，今生的孽。」碧霄道：「沒得因，我們也不能聚在一處。」柔仙道：「你們的因都好，我的因最惡。」韻蘭道：「我的因何嘗不惡，眼前而論，似乎好些，豈知我受了無限的閱歷，仍舊混到青樓中來。」湘君道：「倒也並無分別，你看隄士這位令妹，蘭生這位令姊，何嘗不是命婦。若考其根原，究其歸結，恐怕也同我們差不多兒，不過在人世上榮辱有些分別罷了。隄士道：「人世榮枯，本不足恃。但有了知識，總為情慾所累。」湘君道：「此非情慾累人，乃人之自累於情慾。所以古來達士作為，總是兩樣。莊子云，察其始而本無生，非徒無生也。而本無形，非徒無形也。而本無氣，自茫忽間變而有氣，氣變而有形，形變而有生，生變而之死。悲歡忻戚，迭

相其中。若解得本來，方知局中遭際，都是後天，不值自家一笑。」碧霄道：「不值一笑，還有色相。須無此一笑，方是無我。」湘君道：「這個禪機深妙得很哩，若說無我，已有無我的意見，須把這意見都泯了。碧丫頭，你要了道，我有口訣問你，你隨口答出來，方算前因不昧。」柔仙道：「我們大家來參。」湘君道：「如何是佛？」柔仙道：「即心即佛。」碧霄道：「非心非佛。」湘君道：「如何是住？」柔仙道：「天地蘊蘊。」碧霄道：「四大皆空。」湘君道：「白雲隨意行，流水無心去。頂上月華空，恍然不知處。」韻蘭笑道：「我有一揭寫出來你看，是也不是。」說著，寫了出來。眾人看時，見寫了四句云：

有情便有種，有種便生緣，釧動香蘭笑，閒乘鶴上天。

湘君把韻蘭看了一看，點頭笑道：「韻丫頭靈心未昧，畢竟聰明。碧霄也解脫了。柔妹妹還有些色相，但返本歸真，倒比他人還速。」碧霄道：「瞬息行神寥廓遍，本來天地是微塵。」湘君笑道：「果能如此，你去干你的罷。」碧霄不覺恍然，向湘君叩了一個頭，又向韻蘭叩了一個頭，就去了。毘士、韻蘭、柔仙、俊官倒不懂起來，笑說道：「他癡了麼？」湘君笑道：「大約他算悟道的，也沒見這樣悟法，真也可笑！」湘君這句話，就掩飾過去了。原來碧霄自與治秋會合之後，得了元陽，便把行神攝影的工夫練習。向來雖可飛身，恰不能遁形。自坎離交濟，這個形就可以藏了。這回得湘君一提，不覺恍然有得，從此便日日用功起來。本來瓜熟蒂落，不取諸辛。不上半年，便可空裡藏形，瞬息千里。自知謫限尚有幾年，不敢太露本相，也只得隨著眾人混跡。有不平的事，替人出頭做做，這是他的本性，表過不題。

當時韻蘭等在柔仙處又談了一回，湘君自回漱藥，毘士到陽公館去。韻蘭回到屋裡，覺得腿子有些酸，便到春影樓，坐在一張軟藤榻上，命伴擊倒了一杯洋參湯，喝著，霽月立在旁邊裝水煙，韻蘭一面喝，一面問霽月道：「這個湯誰砌的？」霽月道：「今日小蘭姑娘收拾的。」韻蘭道：「現今已立了夏，我打諒一日吃洋參湯，一日喝杭州城牆的野菊花茶，你們須記著。」伴馨答應了，因道：「姑娘現今燕窩粥到底吃不吃？嚴老爺送來的燕窩，已經完了。若還要吃，只好把蔣老爺送的四匣大官燕開出來。」韻蘭想了一想道：「這個也吃得膩了，且停一個月再吃。你叫明珠每日早上晚上剝白蓮肉■敦給我吃。中飯之後，一杯杏兒茶，糖要少加些。」伴馨一一應允。只見佩纓走來，笑回道：「剛才仲蔚差人送姑娘的石印幽貞館詩稿來，只有五百本。因今年鄉試，印書局趕印夾帶本子，機器沒得閒。這五百本還是催了十幾次，做的夜工呢。姑娘送完了，橫豎過了七月，就可以再做的。仲蔚有一字帖兒，請姑娘過目。」說著，便交了上去。一面到幽貞館書櫥裡取了幾本稿子來，韻蘭數了一數，上下兩卷，計五十四頁，下面附著桃花社聯句詩。書樣字樣，都還精緻，心中自是歡喜。佩纓又回道：「雙瓊姑娘、雪貞姑娘同幼姑娘又來了一次，把姑娘這大八音琴匣借去了。」韻蘭道：「有話說麼？」佩纓道：「並沒說話，不過來望望，雙瓊姑娘說，現在不得閒，那詩社的事只好再緩幾日。雙瓊姑娘又說，聽得老爺說，據寧波官場傳聞，說前月小茅塘地方，有一個女人抹了頸，死在樹林裡。鄉人報了地方官，驗得有輪奸事情，恐怕就是倚虹姐姐。不知怎麼自勒的，真可慘呢！」韻蘭道：「碧霄姑娘，知道不知道？」佩纓說：「他們到碧霄姑娘那裡，碧霄姑娘不在家，所以告訴了柔兒，現今芝仙特為這件事，發了一角公文，到那裡查問去了。」韻蘭點頭不語，又問有別件事麼，佩纓道：「有一個姓江的，就是救了碧霄姑娘同吳老爺一起來的，他是船上的小統，帶到園裡來看碧霄姑娘同吳老爺，都不會面，他就同天香深處的守門人，到這裡來訪訪姑娘，送姑娘兩匣高麗參。」說著，就去取來給韻蘭看了。佩纓又道：「他坐了一回，想著一件公事，就走了，說明日就要開船，還要想來會一會。」韻蘭笑道：「會什麼？我又不是三頭六臂。」霽月笑道：「總是姑娘的名望大，沒見過的，想姑娘不知是什麼仙人樣子，見了就算榮幸。」佩纓笑道：「姑娘若真個三頭六臂，人家就避之惟恐不及了。」韻蘭也笑了。停了一回，韻蘭覺得有些倦意，因問伴馨道：「小房間裡的溺盆換沒換？我今懶極，要睡一回，晚上恐防客到。」伴馨道：「現在天氣暖，姑娘不如用玻璃盆罷。」韻蘭道：「既這麼著，就罷了，你們且出去。」佩纓等去了。原來近日韻蘭起居服用，殊覺奢華，都是些客人要想極意的諂媚，作奇技淫巧，以悅其心。此時韻蘭閉了門，公事畢，便去午睡不題。

次日，江受謙果然來了，暢敘一回。韻蘭畫了一柄團扇送他，受謙也就去了。豈知浴佛日，是湘君的生日，晚上有許多熟客，鬧了一晚。到次日，素秋知道，說湘君不給信，要替他補祝。又怪韻蘭、碧霄、珊寶、燕卿不提一聲，韻蘭笑道：「吾們那裡記得？這回子同他補祝，也是好的。」於是又鬧了一天。四月十四，是冷柔仙生日，大家又要去祝。素秋更是高興，柔仙倒也罷了。馬氏恐防費鈔，再三不要，說：「晚上有三四席客酒，姑娘們來了，也沒地方。」碧霄道：「你放心，不要你費一個錢，也不誤柔仙妹子的陪客。到十五日，在天香深處借吳奶奶的地方，待我們也是補祝便了。」馬氏不能過辭，只得假說子幾句不敢當的話。到了十五日，素秋那邊熱鬧起來，雪貞也過來了。擺子三席。惟程夫人、素雯有事不到。自顧夫人起，為蘇韻蘭、顧珩堅、陽雙瓊、莊雪貞、馮碧霄、謝湘君、謝珊寶、陳秀蘭、林燕卿、范文玉、白凌霄、金幼青、史月仙、葉佩纓，連素秋共十六人，並沒一個男客。

眾人皆來了，惟柔仙不到，文玉笑道：「王母娘娘不到，還了得，我同燕卿去拉他來！」韻蘭道：「還是碧丫頭去，你們都不中用，恐怕他老貨又在那裡發性了。」碧霄道：「我同陽姑娘去。」遂拉了雙瓊便去。雙瓊笑道：「不要忙，慢些兒走，我跟不上你。」佩纓笑道：「我也去。」雙瓊道：「好，碧姑娘同他去罷，我懶得走。」碧霄道：「為什麼又不去了？」說著，只見柔仙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同俊官來，湘君笑道：「便宜了碧丫頭，省走這一躺。」碧霄就笑著說道：「巧極！你不來，我要來拿了！」就走出去挽著進來，韻蘭笑道：「王母出殿了，我們伺候了好久，大家要拜壽呢！」一眾都立了起來，柔仙一看人數都齊了，笑道：「我什麼時候修來的福，連太太、奶奶們都賞臉。」說著便走到顧夫人那裡去磕頭，顧夫人連忙挽住，笑道：「我還沒有拜壽，你倒先來行禮。」便拉他在身旁坐下，柔仙又要與珩堅、素秋磕頭，珩堅道：「一讓，到拘謹了。我們除了太太之外，大家行個平禮罷！」韻蘭道：「三奶奶說得有理，我們大家來。」於是眾人一排立著，向柔仙福了兩福，柔仙連忙還禮。禮畢，方才坐下。素秋笑道：「我們知道你日日受氣，所以各人公議湊了公份兒，替你過生日，使你樂一樂。」秀蘭因問遲來的緣故，柔仙臉上一紅，說道：「昨晚客人多，差不多東方發亮，我才睡覺。今日起身，已是十一點鐘了，趕緊梳洗了就来，這老貨還沒進園，昨兒他咕咯了一回。說我今年四十歲，倒沒人同我祝壽。你多大年紀，倒爬到樹高枝上去。這是他們在我的臉上，所以敬你，你不要太輕狂了！太太奶奶姑娘們前替我請安問好，我不去了好似倒翻了果子籠，說個不完，我只是不理。」燕卿笑道：「老東西！倒說我們為了他替你祝壽，他還做夢呢！」碧霄道：「回來我要去看他這臉，究竟有如許大！」珊寶道：「罷罷，你又要多事了。」素秋道：「一點多鐘了，我們坐席罷，今朝是我們公祝，應該柔仙坐第一位，但是太太在這裡，不好僭的，柔仙只好在第二位了。」顧夫人道：「我愛歪在這炕上，要吃什麼菜，叫你們送來，席上的首席，讓了他罷。姑娘家可憐見的，讓他樂一樂。」柔仙道：「這是斷不敢當的，請太太來坐。」素秋道：「恭敬不如從命，我們太太最怕的是拘，倒請他坐在炕上罷，要吃什麼拿什麼去。」韻蘭道：「也好讓老人家舒舒服服，我們就大家坐。」素秋幾次相推，柔仙不肯首坐，勉強坐在第二，第一位空著。其餘由素秋排定，年長的坐在上首，年幼的末坐。雙瓊年紀最小，坐下末位。豈知佩纓也是這日生日，韻蘭在席上談起來，素秋一眾人又要替佩纓道喜，顧夫人道：「這麼說，我倒欠禮呢！」就命人到自己房裡去拿出一個碧犀霞的鴛鴦■來送他說：「這是我娘家的東西，你拿去掛掛罷！」韻蘭道：「他不過是個丫頭，因太太、奶奶們過分謬愛，所以叫你坐坐，已經僭了，還攔得起替他道喜。」素秋、珩堅道：「你說他是丫頭，差不多姑娘們還趕不上。」顧夫人道：「你說他是丫頭，我說他是女兒，好孩子。你來，我把這個同你掛著！」秀蘭推著佩纓笑道：「你聽得麼？太太的恩眷如此隆重，要收你做女兒，你還不走下去叩頭麼？」一語提醒了佩纓，果然走到炕前端端正正磕下頭去，顧夫人立了起來，笑道：「也不必客氣，但是已經送了一個禮，這回沒得再送，不要笑做乾娘的算小呢！」說得眾人皆笑了。雪貞道：「喜珍嫂子幸虧不在這裡，若看見了，怪太太疼乾女兒，又要吃醋呢！」碧霄笑道：「太太既然收了他，須要替他揀一個女婿，賠一分嫁妝呢！」柔仙笑道：「要揀女婿，我來做媒。」凌霄笑道：「你做給誰呢？」燕卿笑道：「我知道了，太太要他做一個還鄉女兒。」幼青笑道：「配給蘭生，真是璧人一對呢！」說著已是上了菜來，素秋請眾人隨意吃喝，並不敬酒。於是猜拳行令，到晚方散。

次日，又是月仙生日，小香高興同他祝壽，鬧了一天。豈知兩日以來，惱了一個雙瓊，聽見給蘭生做媒的話，就大不自在。未曾散席，他先自走了。想起佩纒是何等人，姑太太也糊塗，怎麼就認他乾女兒？我看蘭生同他魅魅螫螫，必定有些苟且。他們將來果然聯合定了，我也不過一死，但總是不服氣。於是愈想愈惱，重發起肝氣病來。程夫人急昏了，連忙請大夫，求丹方。雙瓊身子在牀上翻來轉去的叫喚痛哭，只求立刻就死，免得零碎痛，當不起。一回子想著要吃強水，明珠在牀前寸步不離，豈有肯給他的道理，把些西洋藥料都藏了起來。園中姊妹知道了，都來張望。韻蘭自己來了一回，再差佩纒送一服肝氣痛丸藥。這是四月廿二，佩纒不知道雙瓊有這個心事，一回走進房來，明珠便立起讓他坐，佩纒便問道：「姑娘好些麼？」雙瓊方痛定，朦朧睡去。聽見佩纒說話，一看果然是他，又惱了氣，便問明珠道：「你同誰說話？我已經病到這麼著，你還不留心！什麼人都放他進來，要我死了，你們才可以無法無天的稱心呢！」佩纒、明珠當他病昏了嚙語，明珠道：「是佩纒姐姐送藥來的。」雙瓊道：「不要吃這個送命的藥，藥死了我他便好了，我偏不死，要看他怎麼威風！」佩纒倒怔怔的不解起來，還當他是病中的亂道，因叫道：「姑娘是我。」雙瓊閉著眼道：「你這個輕狂樣，給別人看去，我不要見你！」佩纒方知道雙瓊與己不對，便氣得發昏，他從來沒人給他沒臉的，這回子不知何故，就哭了出來。明珠不好意思，就勸佩纒到外房，安慰他，替他賠罪。說是姑娘病中的話，你不要生氣，他好了，還要到你那裡來謝呢！佩纒道：「這是什麼說起？我從沒得罪你們姑娘，他這樣奚落我，為何故呢？」明珠笑道：「他病昏了，你當他真麼？」佩纒道：「我看他並不是昏，明明清清楚楚的罵我，我倒來差了！」說著又哭起來，明珠再三勸慰，只聽雙瓊又哭起來，喚明珠進去。明珠道：「姐姐請坐，我進去了就來。」佩纒道：「我也不要坐了，你進去罷。」說著就走，明珠送了佩纒走了，方才進去替雙瓊撫摩了一回，略略好些，雙瓊道：「賤貨去了麼？以後這個人不要理他！」明珠道：「姑娘何故與他不合？」雙瓊道：「也沒不合之處，不過我見了他，心裡頭便有些耿耿的，不知什麼緣故。」明珠也不再問了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